

北大往事

橡子 谷行 主编

我的走读生活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北大四博士

花匠

持枪的兄弟

儿子才当作家

黄金周末

琐碎，但是真实

谁敢不要北大女生

噬菌体

惟斋笔记



新世界出版社

北大往事

b e i d a n g s h i

橡子 谷行主编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往事(二)/橡子,谷行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9
ISBN 7-80005-632-5

I.北… II.①橡…②谷…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822 号

北大往事(二)

主 编	橡 子 谷 行
责任编辑	孙海雯 文 钊
装帧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320635(发行部) (010)68995424(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5974
电子邮件	nwpcn@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华印刷厂
开 本	1/32(850mm×1168mm)
字 数	288 千字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05-632-5/I·071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
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中。

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
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

目 录

50—60 年代

回忆两位校长·····	邓荫柯(3)
马寅初教我讲真话·····	石四维(10)
黄金周末·····	贺永新(15)
先生之风·····	关 洪(24)
情系北大·····	居乃璇(33)

70 年代

我的走读生活·····	夏晓虹(41)
吃在北大·····	车 耳(49)
美术社的流水账·····	吴 丕(53)
海子的毕业留言·····	刘广安(68)

- 燕南园的身影····· 程丹梅(71)
 多想有枚北大校徽····· 周 辉(75)

80 年代

- 谁敢不娶北大女生····· 格 鹰(87)
 “小平您好”和我····· 徐小平(97)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张 璨(104)
 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 晓 钟(120)
 从阴影开始····· 董 玥(132)
 蓝色的什么····· 王 川(143)
 文八二、434 及其他····· 王 川(146)
 老郝遗事····· 李文杰(168)
 北大四博士····· 孔庆东(176)
 不敢恋爱····· 雁 红(188)
 邵师傅或与我有关的北大····· 杜 丽(197)
 诗歌与骚动····· 郁 文(206)
 儿子才当作家····· 许 红(213)
 花 匠····· 橡 子(221)
 持枪的兄弟····· 陈 霆(234)
 京师六记····· 李春忠(241)
 怪斋笔记(续)····· 雷 格(247)
 在未名湖里划船····· 丁维森(253)
 知与行····· 郭世涛(259)
 放逐爱情····· 潘多拉(267)
 最后的八十年代····· 彭 蓉(280)

琐碎，但是真实..... 逢宇昕(302)

90年代

我们的迪尔队..... 周 濂(319)

虚构的北大..... 胡续冬(324)

那塔，那湖..... 余 杰(329)

毕业生..... 余 杰(336)

北大周围的小饭店..... 郑 勇(346)

与飞翔有关..... 刘 煜(353)

翱翔在蓝天白雪间..... 朱建红(361)

世纪末的北大..... 谭五昌(369)

噬菌体..... 叶 宁(388)

北大书事..... 绿 茶(407)

后记 我们为什么要回忆..... (415)

50 - 60 年代

没有一个爱我的人真正知道我的可爱之处
没有一个淡漠我的人真正明白我的陌生之处

《世界的车站》（陶宁，英语八一）

在宣讲他的新人口论理论、谈中国人口增长过速的原因时，他提出了好几条，其中有三条给人印象很深：一是和尚尼姑大量还俗，增加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生活水平低，素食民族比肉食民族生育率高；三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电灯，早早躺下睡觉，不多生孩子才怪呢。在谈到自己的人口观点时，他自信而幽默地说：“有人说我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我姓的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

马校长乐观自信，襟怀坦荡。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他感到说不尽的欢乐与宽松，真像一位天真烂漫的“老小孩”。学校的重要问题、具体安排，都是由江隆基校长讲。马校长讲到兴头上，难免有不着边际、荒腔走板之处。他讲完之后，江校长不急不躁地出来解释理顺一番，拔拔高，上上线：“马校长的讲话很重要，是这么这么个意思……大家要深刻领会。”每到这时候，大家都感到有一点滑稽，也感到几分亲切和温暖，为两位教育家珠联璧合的合作感到庆幸。江校长表现出对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发自内心的敬佩和理解，一个成熟的共产党人的宽阔襟怀，也表现出对自己岗位职责的高度责任感，是宽容和原则性的典范。

马校长给予大家的，是那种真率坦诚、热情澎湃的人格力量的感召，是一个纯洁透明的灵魂的启示，是永不凋萎、永远灿烂的生命力的象征。

马校长有一个很奇特、很有个性色彩的习惯，就是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文化名流来校讲演，他常常搬把椅子坐在舞台前方讲桌的一侧，随时和主讲人交流、插话。这当然要看主讲人的地位、声望，特别要看马校长对主讲人和演讲主题的态度而定。他往你身边一坐，是一种特殊的热忱和高规

格的礼遇。也只有具有马校长这样的襟怀、气度和声望的“老小孩”式的人，才能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马校长对体育锻炼和健身特别重视。有一位国家体委副主任来讲课，按常理，马校长不用陪同。可马校长不但往讲桌旁边一坐，而且热情洋溢，不断和主讲人交流、插话，气氛很热烈。越谈越起劲，后来，马校长就有喧宾夺主的意思，并且批评起一个人来，他说这人不爱体育锻炼，身体很差，这样重要的会他不来听讲。他说的是谁呢？原来是翦伯赞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系主任。马校长这番背后的“人身攻击”让大家哑然失笑，眼前浮现翦伯赞教授那清瘦、文弱的身影，再看看马校长壮硕的姿容，也真感到马校长的话有点道理，同时对两位老学者老哥们儿的情谊感到无比欣慰。没有那份交情，能这么“背后攻击”吗？

马校长对讲演人的称呼也颇为有趣。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校讲话，马校长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人不由得联想起那位逃离大陆的副总统来，在听众中引起一阵骚动和笑声。还有一次，康生来校讲话，马校长一会儿称他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称他为“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有点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马校长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伟人。他以学者的敏感、爱国者的忠贞，观察研究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心忧天下，关注苍生，是超越凡众的智者，是气度恢宏的战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找出了两大弊端：人口高速增长，制约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失衡，严重影响了发展速度，并提出了他的

新人口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被称为“团团转”理论），真是敏锐深刻、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大智大勇。他敢于向成为定论和法律的观点挑战，冒天下之大不韪，和强大而蛮横的“批判者”对阵叫板，把坚持真理、崇尚科学的北大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面对批判围剿，马校长毫无惧色，从容应战，发表了这样字字千钧的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何等的英雄气概，何等的坚贞不屈！当有人劝他写份检讨以保持北大校长职位时，他坚决而痛快地拒绝了，他不忍离开他挚爱着的北大，但他更不忍向谬误和暴力投降。马校长离开了北大，却谱写了百年北大历史上有灼目光彩的一章。

江校长如此严肃谨慎，自然很难给大家留下马校长那样轻松幽默的轶事。可是有一次，他极其严肃地给全校师生留下一个大大的幽默。那大约是迎接1956年元旦的除夕晚会，师生齐聚大饭厅联欢，先演节目，后跳交谊舞，气氛欢快热烈。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新年钟声响了，大家停下舞步，聆听江校长的团拜祝词。江校长一改平日沉稳安详的语调，情绪激昂地向大家祝贺了新年，同学们相互握手祝贺。大家以为“团拜”仪式结束了，正要乘兴继续跳舞，也许要乐个通宵，可是且慢！江校长还有话：“目前的国际形势一派大好，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只好伫立静听下去。江校长热情洋溢、周密详尽、声韵铿锵地发表他精心准备的新年祝词。十分钟过去了，国际形势还没有结束；二十分钟过去了，国内形势刚刚开头；半小时过去了，才谈到北大。这时，这些平常比较爱听江校长讲话的同学有点忍不住了，轻

轻跺脚驱寒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来回窜动者有之，悄悄退场者有之，总之，大饭厅有点乱哄哄的了。可江校长仍然气势如虹地讲着……终于，江校长的新年祝词结束了，大家算是松了口气，可是欢快的情绪有点衔接不起来了。有人看了一下表：整整四十分钟！并无多少幽默感也不想扫大家舞兴的江校长于浑然不觉中幽了大家一默！大家也隐约感觉到这么一位忠于职守、时刻不忘教化职责又有几分木讷书呆子气的校长必然是个淳朴憨厚的正人君子，不会是个八面玲珑的机灵小人！

以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想法。1957年，江校长领导了北大的反右运动，具有很强原则性的江校长也必然如此。但是他的心太软，他的善良宽厚害了他。他下不了手，不忍看见这么多亲手培育的花木摧折于一旦。反了半年多，大名鼎鼎的北大，在一万多师生中只划了二百多右派，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我的问题已经揭露出来，还没有正式加冕，总在心惊肉跳地希望能侥幸过关。形势益发严峻。于是又派来一位新的副校长，此人不久就居于领导地位，江校长有点靠边或淡出的意思。新领导下得了手，心也不软，一下子划到七百多人，我也正式加冕了。后来，江校长被派到兰州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这么多年，我为生存而挣扎，对马校长、江校长后来的事情就都不太清楚了。

毕业的时候，我没有领到毕业文凭。1961年履行了免冠手续，升为一名免冠右派之后，才补发了毕业文凭，当时马校长已经去职。可是估计文凭还是以他的名义签发的吧！当我打开文凭看到“马寅初”三个大字的时候，我真有说不

附：

百年校庆聚会赠别

雏燕分飞四十年，
归巢悲喜竟无眠。
几人雷雨折新翼，
一样风霜摧姹颜。
葳蕤青春寻旧梦，
萧疏白发续前缘。
落花时节逢君别，
最是依依塔影前。

1998. 5. 4

邓荫柯：男，山东济宁人，1936年生。1954年至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散文学会会长，辽宁文学评论家联席会副会长。著有诗集《心缘》、文论集《文朋诗侣集》等。

当记者，社会调查正是你的专业，无冕之王要说真话，责任不轻。”

接着他对同学说：“你们在北大做学问，还要注意锻炼身体。”他向大家介绍自己坚持洗冷水澡的体会，还说要给学报写一篇文章，讲自己锻炼身体的心得。

那年开学，新建校舍尚未全竣工，我们部分学生暂住棉花地搭建的临时工棚，马校长歉意地说：“院系调整后，学校从沙滩迁到西郊，建设速度赶不上学生增长，现在总算大家都住进学生宿舍了。有的还不尽如人意，一个通间分隔成仨，二十多人住一大间，不免影响自修。”我想起入学初住在工棚，校领导来探望新生，有教务长、总务长和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的话最风趣，他说：“你们住宿条件差，上图书馆借书和自习来找我。”如今搬进了15斋，只有练得快速就餐本领，上图书馆捷足先得座位，再无理由去找向达教授了。我把这些话一讲，逗得马校长也笑了起来。

一个普通学生与校长接触自然不会很多，多数同学从入学到毕业，除开全校大会，就很少见到校长了。马老是中外著名的大学者，不仅校务繁忙，社会活动也多。除那次与我们几个学生畅叙了半个多小时外，马校长还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在东校门我从他身旁默默走过的一刹那。

毕业前，不少同学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原来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被反右的嘈杂声所淹没，马校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新人口论”的发言，当时受毛主席的赞赏，不知怎的以后又变成与人多好办事的政策相抵触，报上开始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批评。当时首都各行各业都去十三陵修水库，北大也不例外，似乎也算是让学生接受一次人多好办事的教

育。各系将革命化的名字冠为系名，中文系以方志敏烈士命名，还将一首苏联早期的革命歌曲谱成系歌。当我们列队从东校门出发时，我发现七十六岁的老校长独自站在门口，目送每个学生走出校门去清华园乘车。马校长虽神采依旧，但是不难发现他心事重重，因为上面对他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修正不久前在大饭厅向师生做的“新人口论”讲演的观点。他说，要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必须解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解决的关键，必须从发展科学和节制生育两方面入手。他实在想不出错在哪里，送学生去实践中检验吧！

半月一期手挖肩挑的劳动，十三陵水库工地人山人海，挑灯夜战，仿佛重温了史书上修筑长城的壮观，所不同的只是千万年后有了高音喇叭的鼓劲。马校长说的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不很对吗！不过后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工地也是手挖肩挑的照片，和我们一样用简陋的工具，在与天斗与地斗面前人人平等了。那时报上登了《十三陵畅想曲》，仿佛修了这座水库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校庆六十周年，是我在北大度过的最后一个校庆日，搬了小方凳在大饭厅聚会，陈伯达到会做报告，很多人听不懂他那福建乡音浓重的官话，我也只能猜个大意。但有几个音却一字未走调：“马老要检讨”。这时马校长正坐在这个理论权威身旁，原来陈伯达代表高层公开点了马校长的名，把此马从马克思的队伍中除名归到马尔萨斯一边，预示批马运动升级了。

不久，我奔赴工作岗位，只能从一些报刊上来追寻马校长的足迹。后来获悉，为了说真话，真实地反映社会人口问

题，马校长宁愿不要社会地位、名誉，宁愿辞去他深深钟爱的北大校长之职。

我的一位“右派”同窗，如今他是享受离休待遇的教授，四十年后久别重逢，给我讲了马校长当年参加全班批判他这名“右派”学生会议的情景。那天上午，他们班（当时新闻专业有三个班，这位学长与我同级不同班）除了首批戴上“右派”帽子的几位无资格参加此会，另几位有“右派”之嫌的去写检查外，将近二十人集中在十五平方米的宿舍里，三张上、下铺全坐满了人。接受批判的“右派”低头站在窗户边。突然响起敲门声，有人领了马校长来参加这个毕业班的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会。主持人见校长进屋，中断了会议进程，有人搬了一张板凳让校长坐下，请他予以指导。马校长摇摇头说：“兄弟今天听诸位发言，向大家学习，不是打扰会议、麻烦同学来的。”校长执意不说，批判照常进行。马校长的突然来到，仿佛火上加油，发言更加激烈，用词也无不用其极。马校长目光深邃专注，脸部毫无表情，只是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发言。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钟头，中心就是批斗那位“右派”同窗在“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上签了名。结束时，会议主持人再请校长讲话，马校长讲了一句真心话：“兄弟到处随便听听，原没有准备讲话，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说。”主持者大失所望，马校长拱起双手说了声：“诸位，再见，再见！”走出房门。

那位“右派”学长忆及此事说，那天参加批判他的会，用意是让马校长来接受教育，让一校之长结识一下自己培养的“右派”学生，但是他听不出这个“右派”学生有什么错。他看了学生批学生这一幕，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学生了，

还有什么可说呢！这就是为了说真话，马校长宁愿忍受不被人理解的孤独与痛苦。

如今，马校长早已羽化升天，我们这一班学生也都年过花甲，有人发问：几十年来你们勤勤恳恳为国效力，怎么无一进入官场？我说：马校长教导学生讲真话，与虚报浮夸之风格格不入啊！

石四维：笔名史维，男，1938年1月3日出生于上海，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8年毕业分配至新疆日报任记者、编辑。从1974年起先后在中国纺织大学、中国新闻社、上海市人民政府专职写作。1990年起被台湾《中国通》杂志、《工商时报》聘为撰述委员和专栏作家。并任《上海滩》杂志特邀编审、澳门中国画院荣誉院长、国际癌病康复协会高级顾问。